

秒杀
商战职场
“潜规则”

一部职场战争的必胜宝典 ⚠

“行贿门”“学历门”“艳照门”“泄密门” 门门黑幕尽显心机

业务二部

—The 2th Business Department | 杨剑茹◎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业务二部

The 2th Business Department | 杨剑茹◎著



YZLI0890112578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业务二部 / 杨剑茹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30-6191-0

I. ①业…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154965号

出版策划: 俊人文化

著 者: 杨剑茹

责任编辑: 赵 可

策划编辑: 刘爱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章

夜深了，人未静，除了把太阳换成了月亮之外，这里的一切和白昼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人群熙攘，车流如潮，百业兴旺，繁花似锦，首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夜城，美丽昌盛，六朝古都，广博浩瀚，早已跻身于世界名都之列。

京城东三环建国大道右侧有一片高档豪华住宅小区，名为帝景雅园。在 25 号楼 A 座 1802 室，卧室里布置得情调幽雅、光线柔和，宽大的席梦思床上躺着两个人，许良和妻子张雅。能在著名的高档住宅帝景雅园有一套三居室，曾让刚过而立之年的许良和张雅无比的自豪和骄傲，这是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而自己首先做到了，自己既不是啃老族也非富二代，是正儿八经从山区里走出来的草根娃子，经过多年艰苦打拼才有了今天，怎能不让两人无限感慨。

然而，此时此刻两个人已经没有感慨的时间了，俩人早已宽衣解带一丝不挂，尽显才子佳人的风采。爱抚的前奏曲已经过去，甜蜜的悄悄话早已结束，剩下的只有耳鬓厮磨，相互紧紧拥抱，在宽大的床铺上尽情翻滚，渐渐进入佳境……

突然，床头柜上的手机发出了阵阵蜂鸣声，开始并没有引起俩人的注

意，进入忘我境界的恋人所能感觉到的只有尽情享受那短暂的幸福时刻，谁还顾得上其他。但，这嘀、嘀、嘀的噪音实在是令人心烦，刺耳非常。许良有些恼怒了，是谁这么不解风情在这个关键时刻打搅自己，他从妻子身上翻滚下来，一把抓过手机，本想立刻关机，但好奇心驱使张雅从丈夫手上抢过手机，只见不停地闪烁着粉红色光芒的屏幕上出现了几行文字，张雅惊诧地张大嘴巴，两眼紧紧盯住手机屏幕，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刚才那种激情荡漾的做爱情趣顷刻之间荡然无存！张雅那本来春色荡漾的神色，突然之间变成了惊恐怪异的表情，使得许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和紧张。他马上把头凑过去，注视着手机屏幕，几十个让许良恐惧的文字映入眼底：“如果你还想继续坐在部长的位置上，如果你还想拥有幸福的家庭，马上把50万汇到指定的账号上，否则两天后你和刘小姐的艳照将出现在网络上！”

许良一下瘫在床上，喉咙发干，额头冒汗，这突如其来的噩讯让他一时之间无所适从，脑袋一下涨成了两个大，这到底是什么人在敲诈和陷害自己？

张雅这时已经完全镇定下来，她用犀利的目光紧紧盯住丈夫那张蜡黄的脸庞，厉声喝道：“你到底瞒着我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少顷，委屈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许良此刻才彻底明白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滋味了！他已经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给妻子解释，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前，任何解释都是越抹越黑，此刻保持沉默也许是最佳的选择。

第二天上午9点整，许良准时走进单位的大门。当他在电梯间里遇上同事何凯、赵海琼等人时，他下意识地用余光在对方的脸上扫视了一下，看到大家同平时一样的表情时，他的心才略微有些坦然，真是庸人自扰啊。

许良坐在宽大的老板台后面，不自觉地 from 抽屉里拿出一盒招待客人用的中华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拙笨地按开打火机，点着烟卷猛吸了一口，本想使烟雾从鼻孔中喷出来，但不知怎么的烟雾却往嗓子眼里钻进去，呛得他不停地咳嗽起来，眼泪禁不住流出眼眶，可见他并不善于此道。

许良是这层办公楼的主人,AT 跨国集团大中华区业务二部部长。大中华区总部设上海,业务二部只负责开发和拓展京津冀鲁区域的工作。四年来许良以优异的业绩和不俗的表现赢得了总部和大区总裁周明宇的信赖和赞赏,本部的工作业绩以每年 20% 以上的速度递增,这在整个 AT 集团都是不多见的效率。尤其是去年,递增的速度竟然达到了 30%,鉴于许良的突出表现和勤奋的敬业精神,总裁周明宇提议奖励许良 50 万元人民币,并报集团总部申请批准许良为年度最优秀、最有创意的员工称号,名利双收的许良不能不说是正值春风得意马蹄疾!

然而,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就应验了这句俗语。刚刚拿到手里,还没有热乎够的 50 万元人民币就被别人惦记上了,这怎么能不让他恼火、烦心?许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和一帆风顺的事业,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就已经是豪宅、名车、高管加身了,还有美丽的娇妻伴随,这让二部的同事们既羡慕又嫉妒,不能不成为大家的眼中钉,这他是十分清楚的。

说心里话,对于 50 万元他倒也并不怎么在乎,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花完了再去挣,人们不是经常这样说钱是王八蛋花没再重挣吗,让钱这种东西困扰实在是不怎么明智。关键是对方要毁灭自己的家庭和正在努力拼搏的事业,这是对方极其险恶的用心。许良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忽而从东到西,时而从南到北,不停地变换着方向,大脑在快速运转着。他在不停地梳理和搜索着自己周围的人群,是什么人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成见和仇恨,敲诈钱财的同时还要毁掉自己的家庭?

他知道,在京城同行业里自己的人脉是很广泛的,所接触的大多是公司的高管人才和高端客户,这些人大多不清楚自己的家庭情况,更不会在乎几十万元的钱财,不可能做这种铤而走险的事情,为了区区几个子儿,把自己多年挣下的前程搭进去不值得。

突然,他想到了刘航,心情不由得有些忐忑起来。其实他和刘航之间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事情可言,这也是使他多少有些坦然,两个人从一年前开始接触,最多也就算得上是红颜知己而已,还得说是勉强,见面的次数虽然

不少,但并没有发展到以身相许的地步。刘航是一家电子集团公司的主管,年龄 26 岁,名牌大学学历,姿色一般但气质尤佳,通过一次业务关系往来,在一起很谈得来,志趣和脾气也很投缘,这不就是年轻人的现代性格嘛!碰上投缘的人立马能成为好朋友,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就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有什么呢?

就在许良陷入极度沉思的时候,桌子上的座机响起来,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快步走到桌前,抓起话筒举到耳边,从里面传来 AT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助理梁纯明的声音,说下周三到部里来检查工作,提前打个招呼。许良搁下话筒,又抬起手腕,手表上的时针分针已分别指向 10 和 6,他马上又拿起话筒,拨通了秘书小方的电话,命其通知员工都到会议室开会。

5 分钟后,业务二部的所有管理人员都集中到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周围相继落座。许良坐在会议桌的北上首,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蓝色的文件夹和一支金笔。左下首坐着副部长何凯,右边坐的是北京区域主管赵海琼,依此类推,天津区域主管齐虹,山东区域主管盖洪奎,河北区域主管方蔓蔓,财务主管赵静雅等人。

许良望着在座的同事,心情十分复杂,就在刚刚进门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的那条恐吓信息,很可能就来自于在座的诸位当中,因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只能来自于内部。事实说明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敲诈勒索事件,对方的目的显而易见,是想把自己整下台去,出于这种目的的人,在二部内部大有人在。他把犀利而深邃的目光扫视在大家的脸上,极力地想从对方面孔上看出什么端倪和破绽。然而,他失望了,收入眼底的各种表情和平日里没有什么两样,何凯习惯性地翻看着近期的各种通报,赵海琼沉稳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而盖洪奎则面无表情地望着许良,齐虹还是那种天真烂漫的微笑。

许良干咳了两声,往上挺挺身子,故意把底气鼓足:“下周集团领导来咱们部检查工作,希望大家把近期的工作情况,尤其是本月份的业绩抓紧统计出来报给我,同时做好随时汇报的准备。我不说大家也心明如镜,今年

的首季我们二部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开门红,比同期还略有下降,一年之计在于春,这第一炮就没有打好,这可是个不好的征兆。当然,这与国家的政策调控和市场的大环境有关系,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主宰得了的。”许良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何凯乘机接过话头,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才智,尽管有时经同部长的观点小有不同,但更多时是给部长帮腔,可今天他却是在给大家解围:“许部长讲得有道理,市场经济变化莫测,可谓瞬息万变,大环境我们怎么左右得了呢?我看目前我们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实属不易,各位也都已竭尽全力,比同期虽有下降,但我们仍然拿下了三个亿,如果去年的现在,我们下这么大的气力,拿到五个亿也说不定!”

何凯说罢,一晃稀疏的谢了顶的脑袋自鸣得意,他认为自己的见解更能说明问题,甚至于比许良的更精辟,达到了其笼络人心的目的。他知道许良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一起相处几年,善于观察和琢磨对方心理活动的他,怎么能看不透许良在想什么呢!你言外之意是想批评大家努力得还不够,我就暗里给大家来个台阶下,这样可以缓解大家的压力,同时也可以争取一些人缘儿。

何凯比许良大五岁,是业务二部的元老级人物,许良没有来之前他就给当时的部长、现在的大中华区总裁助理梁纯明当助手,当时他很自信,论能力、论魄力、论资力他都是梁纯明最合适的接班人。也确实,何凯在业务上有一套,使得梁纯明在离任高升前,曾经极力提拔和推荐何凯接自己的班。怎奈,集团高层已经做好人事调整的安排,使得自信满满的何凯只抱了一只空空的热罐子,昙花一现之后化做了一堆泡沫。固守副职多年的他怎么能甘心做一辈子下手活,他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像自己这样努力拼搏、积极上进的人,竟然做副部长的时间比人家做部长的时间还长上两载,敢问苍天公理何在啊?

许良对何凯的一番讲话有些不满,这哪里是跟自己配合工作,简直就是唱对台戏嘛!若在平时也就罢了,但今天则不可,许良在这种心境不佳的情况下,听到这种不合自己节拍的话,心里十分不舒服,马上冷言相加:“也

不尽然，事在人为，万华集团的业绩一直在稳中上升，红叶公司更是如此，京凯重工硬是来了个扭亏为盈，难道他们不是在这种大环境之下生存？”

许良的目光里流露出几分责备的神色，心想好你个何凯，今天竟然和本部长唱起反调，你意欲何为？许良甚至有些怀疑昨天晚上的信息是对方发的，极有可能啊，对方窥视部长的位子由来已久了，今天这是在向自己发难呀！但，怀疑归怀疑，毕竟自己手上没有任何证据。想到此许良稳定一下情绪继续说下去：“大家都知道，我们二部的业绩一直是持续上升的，这次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山东分部，盖洪奎主管你要把目前的业务状况写出详细书面报告。”然后把脸转向何凯，“何部长，你是山东、河北区域的负责人，请你协助盖主管把业绩搞上去，我不希望看到下季度业绩曲线继续下滑。”

何凯没有表示什么，只是看了盖洪奎一眼希望他能拿出有利的辩解来对付许部长，然而他失望了，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盖洪奎竟然以默认作为最后的回答，这家伙真是一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巴，到该较真的时候竟像一颗臭蛋，他无奈地一摇头。

此时，坐在何凯对面的赵海琼精神一振，说话了，她言语轻盈悦耳：“我同意许部长的观点，尽管商场瞬息万变，然而也有一定的市场规律可循，业绩下滑只能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做的还不到位，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们北京分部的业绩同期比上升3%左右。部长，我不是在骄傲，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她把目光落在许良的脸上，表情里流露出几分谦卑和诚恳。

在许良看来赵海琼是二部的实力派人物，也是一个最让他看不透的人，三年前对方被总部分配来二部工作，据说是总裁亲自招聘进来的海归，美国某名牌大学的MBA，拥有双学历和双硕士的光环。她的工作能力也证明她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实力的员工，两年来业务业绩一直向上攀升，说出类拔萃一点也不过分。因此，她很得总裁的赏识，是部里的业务骨干，更是部长、副部长的竞争对手。许良很明白，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基本上很难有常胜将军，优胜劣汰是生存的发展规律，自己必须时刻面对和准备高层

的重新洗牌，过去那种相对的稳定感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淡化了。想到此，他一激灵，昨天晚上的信息是否是这位美女所为？往往面带微笑的背后更容易暗藏杀机啊，他警惕地看了对方一眼，但却被对方那谦卑诚恳的表情化解于无形之中。

许良欣慰地点头给予首肯，心想如果大家都能像北京分部一样的话，何愁不能完成年初制定的全年业绩计划？许良把目光转向齐虹，齐虹突然发现部长在注视自己，马上抹掉满脸的笑容，叹了一口气，张张嘴，欲言又止，她似有什么难言之处。

何凯并没有因为许良、赵海琼的一番话语而感到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妥之处，相反他从赵海琼的目光里悟到了什么，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哪，她能把违心的话说得非常真诚，她的内心深处所隐藏的那点秘密是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除非她自己想说出来，否则那肯定是一极机密。在业务二部，这个人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可以说是死敌。以往自己这个副部长的位子感到摇晃时，可能都来自于对方的兴风作浪，现在应该给她点颜色看看，或者说是上点眼药。

“赵主管恕我直言，不可否认北京分部的业绩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你的业务费用已大大超出了本部给你的支出预算。”何凯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得意的神色令赵海琼很不以为然，这何副部长简直就是吹毛求疵嘛！她刚想张嘴反驳，只见何凯一抬手阻止了对方，继续说道：“也许你会说，有得就会有失，或者是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我要告诉你的是，集团规定业绩和费用是成正比例的，这不用我在这里再重复了吧？赵主管，并非我何凯在为难谁，而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叫规律也可。”何凯言罢将头高高扬起，一副胜利的姿态。

何凯的傲慢表情和犀利的一番话，让赵海琼一时哑口无言，她明白对方所指，从表面上来看何副部长说得很有道理，可谓严丝合缝无懈可击，令自己根本没有辩驳的机会。但事实上却非如此，她何尝不明白超过预算标准的费用应该申报部长批准，确切地说应该报何副部长审批。然而，她却不想要把这么大的客户秘密完全泄露给心机颇重的何凯，这可是她向总裁助理

梁纯明邀功的杀手锏。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而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明白啦，更何况这年头，商场就是战场，为了某种利益或者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害人之心也必须有点啊！

许良十分清楚何凯的用意，这是想借此机会压一压赵海琼的势头，实际上北京分部超预算费用的问题自己是知道的，根本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嘛！这个老何也真是的，真还就应了那句老话，人老了奸、马老了滑，浑身都是转轴子。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何凯的这一炮未必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提醒赵海琼，在业务二部里面大家还是和平相处的好，你再能也应该明白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许良一看是时候了，这就和钢铁淬火一样，过了就失去意义了。

“好啦，成绩还是主流的，但问题依然存在，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希望大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取下季度把前边欠的账找回来，散会。”

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许良坐在椅子上，刚刚端起茶杯，突然那个恶心的信息又出现在眼底，简直就是轰之不走、挥之不去！他把茶杯砰的一下掷在写字台上，冒着喷喷香气的热茶溢出杯口，溅到桌子上。秘书小方听到响动，马上小心翼翼地推门走进来，悄悄走到桌子前将桌子上的水迹擦拭干净，用眼角扫视部长那阴沉的脸色，感到可能是刚才的会议开得不顺利，她知趣地赶紧退出了房间。

许良用手掌使劲拍拍额头，突然一个惊叹号出现在眼前，今天就是第二天哪！这个该死的发信息的恶棍，计算得非常精确，昨天晚上11点发来的信息，现在就已经是两天的大限啦！如果在晚上11点前不能兑现对方所提的要求，将会出现什么问题 and 现象？问题是自己和刘小姐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过分的事情，可以说连一个亲昵的举动也不曾有过，又能在网络上做什么样的文章呢？移花接木把自己和刘小姐愣剪辑在一起，想来对方肯定是已经拍下了自己和刘小姐接触的照片，不然不会这样有恃无恐。

自己根本就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惧之有啊？俗话说心里没有

鬼，你慌张什么！退一步想，这也许就是一条无聊的垃圾信息而已。许良苦笑了，是谁这么无聊把自己当做了开涮的对象？自己整天忙碌得脚打后脑勺子，哪里来的闲心去应付这等破事，随他去吧。许良终于摆脱了烦扰，下楼开车向合作伙伴红叶公司而去。

晚上，许良和张雅在极不和谐的气氛里吃罢饭后，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张雅望着丈夫那平静如水的表情，心中仍怒气未消，让她十分不理解的是许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竟没有给自己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他究竟是怎么想呢？是故作镇静假装坦然，还是心底藏垢难以启齿？多年来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可谓美满幸福，还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两个人手机上信息也从不隐瞒对方，想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张雅非常不愿意相信丈夫对自己的不忠，但这也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吧，所谓无风不起浪啊。

许良从妻子的神色里看出了问题，马上说道：“我只能这样说，请你相信我的人格，这也许是一个恶作剧而已，非常无聊的恶搞，我可以向天起誓。”

张雅苦笑了，心想都什么年代了，还弄出这些小孩的玩意儿来糊弄人呀，人格誓言能值多少钱？简直就是天真烂漫啊，若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些东西也许比生命还重要，可是在当今一文不值。

“就算我可以相信你，但我们也不能就这样拉倒吧，要不咱们报警吧！到底看看对方是个什么东西。”

张雅对许良的话半信半疑，她凭着女人的敏感，感觉到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既然你一脸的无辜，那就请警察把对方揪出来，来一个真相大白于天下，既惩罚了对方，也证明了你的清白，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许良不解地望着平日里温柔和蔼、小鸟依人的妻子，此刻怎会有如此大胆的想法？你认为警察是神仙呀，一个无名头的垃圾信息怎么去查？也许此刻那个手机号码早就扔到大海里去啦，地摊上顺手捡多少都有，天真得可爱，愚蠢得可笑！

“你把警察当你家里的保姆啦，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一条破烂信息

也值得警察来管,那些杀人盗窃抢劫案件忙得他们团团转,你就别给人家添乱啦!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值得你如此的寝食不安吗,行啦,睡觉去吧。”

许良不耐烦地挥挥手,兴趣皆无,嫌对方唠唠叨叨个没完,还什么报警,简直是笑话,怎么像个三岁的小孩子一样哩,许良来到卧室里,连每日必冲凉的习惯都免了,将衣服胡乱地扒下来扔在一边,一头栽倒在床上,钻头不顾腚,闭上眼睛就要睡去。

张雅见丈夫心境不佳,可以说是非常烦躁,也只好顺其自然,不再提信息的烦心事。两个人躺在床上,失去了往日里的温存和激情心态,人虽然都躺在一个床上,但脸却是一东一西,没有了共同的语言,然而两个人却仍然在思索着同一件事情——短信息。

许良虽然紧闭双眼,想尽快地进入梦境,但事与愿违,那几十个字不停地在眼底晃来晃去,虽说不在乎,不想拿它当回事儿,可怎么也挥之不去。张雅也是如此,烦躁地辗转反侧像烙烧饼一般,她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这么经不住事儿,想尽量地化解于无形之中,这算个什么事情呀,一条破垃圾短信,不知是什么无聊的人信口开河罢了!想来想去就那么点事儿,睡神终于光顾两人。

突然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将两个吵醒,这次两个人都没有积极地去抓手机,而是任其折腾,一会儿,那烦躁的声音终于停止下来,两个人相互对视一眼,倒头又睡去。少顷,那烦人的短信提示音又响了几下,两个人这才明白,不去动那手机是不行的,不然它会隔几分钟叫唤两声,一直到天明!无奈,许良拿过手机,按动信息键,一条短信息出现在眼底:“请打开电脑,为你的错误决定买单吧!”

张雅再也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跳下床来奔到电脑桌前,打开电脑,画面在鼠标的点动下向后翻去,终于不想看到的東西出现在眼前: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和自己的丈夫亲密地搂抱在一起,尽管画面不是很清晰,制作得也比较粗糙,但是许良的身影和面容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望着这一幕幕惊人肮脏的画面和不堪入目的拙劣动作,张雅再也控制不住愤怒的心

情，指着屏幕大声质问丈夫：“这就是你所谓的人格吗？这就是你的誓言吗！”

张雅怒目圆瞪，脸胀得通红，浑身在颤抖，失去了往日淑女的姿态和儒雅的风范，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掉下来。

许良一见妻子如此的愤怒和悲伤，一时也无所适从了，这可是两个人相识相知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出身书香门第，父母是大学教授，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的张雅，一时难以接受这种飞来横祸，怎么能听得进丈夫的解释呢。再者，许良也没有过硬的证据能说明自己没有问题的，就在许良瞠目结舌无计可施的当口，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妻子拉着皮箱摔门而去，回了娘家。

许良望着妻子的背影，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他不是不想阻拦张雅，而是感到没有勇气去做，他太了解张雅的脾气性格了，她认定的事情别人是很难改变的，这件事情更是如此，如果自己没有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让张雅回头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也许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让爱妻冷静一下也许能缓解两个人的关系，但愿如此。

突然他站起身来，走到电脑前，认真地浏览上面的画面，三张不堪入目的照片，显然是拼凑和剪接的，女方的画面十分的模糊，很难辨认出容貌表情，这说明对方是心虚的，不敢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让自己走上敲诈勒索的被告席，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更加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则短信息和网络画面来自于公司内部。

许良这时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抓起话筒向公安局报案。10分钟后，网警支队的办案民警出现在许良的家中，民警们详细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让许良没有想到的是，对方给其的答复使他十分失望，这种作案手段十分隐蔽，短时间内很难查清对方的底细，这类案件的特点就是对方作案之后，早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销毁掉，甚至于销声匿迹了。

许良彻夜未眠，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也许明天，不，现在在网上聊天或者交流沟通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形象和尊容，真

要老命啦！他越想越感到心寒，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关键是集团公司内部的人们，总裁等上司们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他能想象到有人会扼腕叹息，有人会暴跳如雷，更有人会幸灾乐祸，甚至于趁机落井下石也说不定！尤其是在集团高管层面上，对这类事情似乎更加敏感，一旦被曝光绯闻将直接影响到你的前程，这绝对是一柄杀人见血剑封喉的利剑。

他不愿意再继续想下去，因为他明白在没有弄清楚真相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更有可能就在这期间自己将被一纸公文而炒了鱿鱼。作为一个集团高管，几年来在公司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和形象，很有可能被这个小人的而毁掉。但是，面对自己的问心无愧，他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同时他明白，也许在事件还没有弄明白之前，他就已经成为“艳照门”事件的牺牲品了！还是要做好离任前的每一项工作吧，这也是他做人的准则，不管在哪里工作绝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清晨，许良仍像平日一样到小区的操场上跑步锻炼身体，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坦然地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他就是这种性格，一旦想明白的事情，若起再大的波澜，也能镇定自若，闲庭信步。他必须谨慎勇敢地接受这场严峻的考验，一场风波突起，山雨欲来。

第二章

早上9点,副部长何凯刚刚迈进自己的办公室,突然被身后的响动所吸引,待转过身来一看,赵海琼后脚跟了进来,一脸严肃望着自己。

精明老到的何凯,不用说话就已从对方那寒霜的表情上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何凯走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定,不动声色地望着对方。

赵海琼何尝不知道一向老谋深算的何副部长此刻在想什么呢,她很清楚两个人一定在思考着同一件事情,俩人也同时在希望把这件事情很快地变成现实,这绝不是心有灵犀,而是暗藏着一种无形的较量,一场事业成败的较量。她走到办公桌前,不动声色地小声问道:“何部长,许部长出事了!”她在仔细观察对方的反应。

何凯假装吃惊的样子盯住对方那美丽漂亮的丹凤眼里流露出的神秘表情,马上反问:“瞧你一惊一乍的,他能出什么事情,昨天还好端端地开会。”

赵海琼对何凯的明知故问并没有感到意外,这么敏感的事情他怎么会不注意呢,何凯的习惯部里人都知道,总是喜欢在休息前浏览一下客户的情况,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昨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在线。赵海琼望

着对方那心不在焉的表情，心里有些不快，心说装鬼呀！扔下一句话，转身向门口走去：“打开电脑就知道了！”

何凯望着对方那消失在门口的背影，心想打什么电脑？老子早就知道了！他转念一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在同许良作怪？真是高处不胜寒啊，所谓枪打出头鸟，年轻人锋芒太露未必是件好事儿。说来也怪这许良倒霉，别人未必不干这种事情，比如说风流倜傥的总裁助理梁纯明，到底有多少情人，未必有人能知晓，可人家不就做得天衣无缝嘛！可见你许良在这方面还是个雏啊！要想获取丰富的经验就得交一份不菲的学费，世界上哪里有白吃的面包！

突然，他转念一想这赵海琼一上班，还没进自己的办公室就跑到咱面前告知许良出事，用意何在？这个人可不是省油的灯，难道单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这可不是她赵海琼一贯的风格。你赵海琼为什么如此关心许良出事的问题？恐怕另有隐情吧，是希望对方落马，或者说……何凯突然打了一个激灵，一股凉气从后脊梁背冒出来，她是不是想乘机滋生事端？凭这女人同总裁的关系，她要想做点什么手脚的话那许良可就惨啦。想到此，马上抓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总裁助理办公室，片刻从话筒里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何副部长，有什么事情吗？”

何凯马上换上一副恭敬的笑脸，和赵海琼谈话时立马判若两人：“梁助理，听说你下周来我们部里检查工作，不知你单独来还是还有其他人？最近新开了一家五星级酒店，我好提前安排房间，听说火得很哪。”

“我自己去，随便你安排就是，不过可不能超标准哟。”

何凯是什么人？怎能听不出对方话音里的暗示和所指，随便安排在先，后面那什么超标准的话也就是冠冕堂皇而已，对方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圣人，必须敬若神明，自己的前程还指望着这位花花公子来指点江山，如果孝敬不好的话引起对方的反感可得不偿失。何凯心想，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人见得多了，但嘴上却像抹了蜜一般：“梁助理放心，我何凯跟随你也不是一天两天啦，这点事情算个什么，你的老部下我等着给你接风啦！”

何凯不用分析也能猜想得到此刻对方在电话那头的神色和表情是怎